

解析新冠病毒的全球政經衝擊

盧信昌

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

一、 前言

全球正遭逢新冠病毒的橫掃肆虐，其所到之處無不哀鴻遍野。不僅爆增的醫療負擔，讓醫護人員陷入兩難的道德困境，像是呼吸器的不足，在義大利甚至出現讓四個病人輪流使用的窘迫；更因為醫療級的個人防護設備普遍不足，根據時代雜誌的查訪，已經有上萬名的西班牙的醫護人員，約佔該國專職總人數的一成四，被病毒侵襲而必須進行治療或自主隔離。

因為聯邦政府與地方州長的第一手資訊、選區責任與黨派歸屬的不同，從事態與嚴重性的判斷、是否該要封州做防疫；一路到解除封城的時機點和醫療物資的調度責任，在美國政壇即有不斷的歧見與叫罵產生。同一時間的海外戰線，總統川普回應大陸駐美大使崔天凱的公然呼籲，要求以實際行動來證明，中、美兩國有合作抗疫的決心。

在川普總統明確的開口要求下，曾被美國海關拒絕簽發進口許可，一批來自大陸產製的NK95級口罩，拒絕理由是未經美國FDA的認證；即使美國疾管局，CDC，急切想要撥交給醫療院所使用。一場工業規格交互承認與否的跨國風波，就在各方努力之下，瞬間轉為印上3M標籤的代工模式。

在各自的需求考量下，究竟當事國家可以藉由給與讓(give and take)的理性過程，再次找回全球化的整合意願？抑或會因為國安考量與厚植實力的機心盤算，而讓壓迫對手的衝撞與漸次拉抬出的緊張，無端牽連到新冠抗疫的成效，共通的人道觀以及長期的互惠利基呢？僅此嘗試做析論和申辯。

二、 各國因應作為與新冠疫情的特性

口罩進口認證的準則適用之爭，就在川普總統堅持的美國第一與崔大使矢言合作的退讓下，因為改變標示和銷售供應上的主從關係，順利被化解。而整起事件，則來自美國聯邦政府追加六億只 N95 口罩的大動作，該企業在美國境內的工廠，要到四月底才能供應美國政府五百萬只 N95。一度更因為暫時出口限制與在曼谷機場的貨櫃爭奪，讓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和德國警政部長，紛紛拉起砲火線，大肆反擊川普政權的不當作為與決策。

至於美國境內的自救行為，包括福特汽車與通用公司，業已在四月初轉型投入到呼吸器的生產行列。根據自由時報的整理報導，美國軍方也投入口罩製作，特種部隊的跳傘裝備組自製外科口罩，每週產 1000 至 1500 個；而海軍製造「N95 口罩」，4 個口罩即用上 3D 印表機 45 小時。

於疫情如烽火一般緊迫的當下，這場口罩規格的對峙背後，其實涉及到全球數以萬計的醫護安危；遑論是隨著僵局惡化而生，一旦擴大醫護人員的感染風險，於新冠毒防治上必然衰減的救治能量。反觀，合作之下的大陸代工，三個月內就能供應一億六千五百萬只的 N95 口罩。幾乎一樣的工序和材質，接單工廠只是讓中國 NK95 級，轉標成為 3M 公司的美規 N95。

首先，於古典學派裡的賽依法則，法國經濟學家認為「供給，創造其本身的需求」(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)，所以不需擔心生產過剩；可晚近以來的中、美僵局，與隨之開打的貿易關稅戰，則建立在對手供給能量的持續積累，終將威脅到己方國家安全與在全球利益的支配能力。然則此一思路的邏輯推演，無論就史實的可觀比對與證據羅列的正當性，仍相當的空白；遑論是估算人命安危與總體的利弊得失！

由川普總統帶頭的抗疫作戰，仍不忘情於美國第一的維持，和做好品牌廠商的廣宣與在利潤上的主導分配。問題是，世貿組織推估今年內的貿易，可能減少到三分之一；於此際，主要國家之間近乎仇敵一般的爭奪搶占；大陸口罩拿不到 FDA 認證，因而幫 3M 做代工。但類似這樣的苦往裡吞，還能有幾回的意願呢？

其次，眼前的各國，無不極力推出經濟振興與量化寬鬆；更在大範圍補貼與擴張政策的擔保下，讓原本暴跌的國際股市瞬間彈升。坦白說，2009

年的金融海嘯，其所承襲的是一整個過度樂觀的金融狂飆；部分源自 911 恐攻的反制效應，包括在國土安全與軍機保護等措施，而導出政策性的就業擴張與極巨大型的企業發展。

當時，招商引資的執法鬆放與全球化所導出的階級利益，種種偏差都導致避稅行為與金融槓桿的跨國拉抬。因此之故，交叉承諾無力兌現，遑論要力撐擴充過度的衍生性商品。終而造成金融指標的失真，以及增長失速的必要調整。慶幸的是，當時有中國大陸的基建投資與產業的爆發性成長，實質支撐起量化寬鬆後，於交易性與流動性兩個面向的貨幣需求。可 2019 新冠毒的衝擊，於勞力密集的生產與服務性消費，種種人員聚集所造成的擴散感染與復發風險，該要做到的卻是降低接觸頻率與人員的投入規模。

全球社會真正需要的，可不是再一次 2009 年般的財政擴張與貨幣融通啊。而是能開誠佈公的做好整體規劃，從各國產能的消極維持到必要產線的跨國銜接；以及避免無謂的競爭發生。任何不具有生產帶動效果與技術促進的競爭排除，例如以規格差距所引導的市場壁壘，典型案例就是大陸 NK95 跟 N95 口罩的進口衝突。

再則，印度德里決定提前封城之後，該城的低端人口悉數出逃。他們既擔憂受到排擠，更可能沒有充足的糧食可供應，而紛紛選擇回原鄉去自謀生路。綿延數公里長的人群，只能沿著公路勇敢走下去。原本屬於天災的肺炎疫情，很容易因為特定政府的失去民心，而成為人禍不斷。

令人無法輕易安心的，自然是疫情在西雅圖的追蹤判定。第一例從武漢返回美國的青年，於元月 20 日被收治；但是從元月 15 日入境到 20 日之間，他都有在市區移動。根據華盛頓大學所進行的病毒研究，比對之後在二月底爆發的第一起社區型感染案例，應該是源自於這名青年所帶回的病毒。於這兩例感染之間，可是足足六個星期的病毒潛伏啊！

究竟天地不仁，才讓新冠病毒為禍人間？還是當權者的輕忽防疫，在事後則技巧轉嫁成涉外的批鬥事件呢？國與國之間的互信原已不足，此既更有在動員效率的比對，在醫療負載的歧異發生，與在國家核心利益的分別上。而其所反映出的幸與不幸，正是無辜生黎與生命價值的社會認可。

三、 全球經貿的解組與必要重整

於今年三月底，當聯邦政府盤點存放於美國各州的呼吸器，卻發現堪用率普遍偏低。疫情本無私，此刻被嚴格放大正是國家「即戰力」的總體檢。凡此青黃不接的議題，不僅在救命的供氧設備上；也會落到秋天之後的大宗物資供應，因為肥料、農機具與屆時需要的移工入境等的投入，於部分農產大國，正陷入調度運輸上的瓶頸。

從西歐到北美國家，普遍缺乏的就是支持療法所需用的呼吸器；再來，就是醫療人員的防護裝備。在個人防護裝備的生產上，各國醫政管理的互斥之下，跳開認證程序的互槓，權且以代工貼牌來做供應。但普遍被需要的救命利器，人工呼吸器，已達到復工狀態的中國大陸，縱有滿手訂單與生產人力，依舊面臨到歐美國家所提供的電子組件，供應斷鏈的窘境。

誠然，疫病防治與公衛政策的選擇，在傷亡的盡力減少之外，仍要平衡跨期間與各方的利益偏好，包括：經濟生產、社會生活與產業維持；並且能以暫時的感染控制，全力做好規劃和在疫苗、治療藥物等的研發，以避免新冠疫情拖延，而加重的反覆傷害。

更何況是在特定國家，無論就階層利益的維持與共同成本的必要攤派，其立論依據與指派程序，都很不同；一如司法可及性與正義，於訴訟代理機制和裁判費用的跨國反映。而公共政策的採行與否，其所設算生命統計價值，必須在 250 萬美金以上，才值得仿效湖北所進行的封城措施，包括全面檢疫、集中收治與輕重分流。

反觀，由英國首相強森與他的科學政策總顧問，則提出群體免疫力 (HERD IMMUNITY) 的自然達成。若以家族為單元，確實會傳播的更快；畢竟家族對當事人的周全保護和醫療支應，依然受到能力、意願以及政經奧援的獲取，在在影響到倖存者的機會與殘留的生產價值。

慶幸的是，這整個佛系抗疫的觀點，將責任先下放到家庭；而家族存續的選擇判斷，則同時達成社會成本的吸收，倖存者的選擇與確保經濟生

產力的維持。事實證明，於過去的一個月間，這個論述已然被多數已開發國家所揚棄。與此同時，阻斷疫情的急速擴散與維護醫療體系的順暢調動，非常必要；所以才需要以人際空間的拉大，來換取在集體應對的時間增加。

文明國家一旦失去了做經濟互惠的意願，則可能讓立即的救命設施與日後的農產維生供應，都補不上去的。可全球經貿與生產鏈的協調必要，則因著中、美關稅戰與大選年的選舉盤算，而處處阻斷同舟共濟的全球想像。根據世貿組織新近發布貿易指數，從航運、倉儲與上游組件訂單等指標的變異，推估全年貿易額的下降，大約落在一成三到三成二之間。

此刻的人人自危，原本該反映在參與工資與生產者的價格補償上。於醫療相關產品上，川普總統雖然暫免九十天的關稅徵收；也同意中、美第一階段協議內，對美擴大採購可以延遲。不過，銷美價格不得調漲。但這樣的國進民退與政治權勢的處處插手，總令人不寒而慄。

尤其，各國政要的不加思索，於第一時間即比照 2009 年的金融海嘯，以大手筆的賑濟補貼做扶持。雖能守住股市與企業於不倒；但若要再徵召出重賞之下的勇夫，可就更難了。解決之道，無他，各國政府必須事先做好協商，才能在風險已然增高之下，還能讓供應價格不至於失控。

於徵詢開出了各自清單之後，同時要有彙總與協調機制，交付各主要產銷國家的供應商，責令其完成供貨組件與生產時程的總盤點；這樣才能確保產銷供應的有效銜接，尤其是降低投機居奇與資訊不對稱之下，等等的道德風險。也唯有盡速讓市場恢復其自主運作，才能集中心智來釋放研發創新；而透過價格鬆綁所帶出的風險承擔，和積極奮發的意願，才能再次讓全球經貿活動，生意盎然。

(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)